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牛虻

[爱尔兰]艾·丽·伏尼契 / 著  
朱跃 袁周敏 周洋 /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Niu Meng*

# 牛虻

[爱尔兰]艾·丽·伏尼契 / 著  
朱跃 袁周敏 周洋 /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虻/(爱尔兰)艾·丽·伏尼契(Voynich, E. L.)著;朱跃,袁周敏,周洋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4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书名原文:The Gadfly

ISBN 978-7-5396-3949-9

I. ①牛… II. ①伏… ②朱… ③袁… ④周…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近代 IV. ①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6438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郑标 刘冬梅

装帧设计:丁明

封面绘图:桂小虎

---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3533889

印制: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0551)3358718

---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7 字数:290千字

版次: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译 者 序

时隔多年，每次读到小说《牛虻》都禁不住心潮澎湃，尤其是读到牛虻临刑前给琼玛的信，就止不住热泪盈眶。

《牛虻》是爱尔兰女作家艾·丽·伏尼契(1864~1960)历时六年写就的处女作。伏尼契出生在爱尔兰，常住伦敦，在纽约度过晚年。她于1885年毕业于德国柏林音乐学院。

艾·丽·伏尼契一生十分崇拜苏格拉底坚持真理、忠于信仰、宁死不屈的精神。古希腊苏格拉底曾有一句名言：“我被派遣到这个城市来，好比是它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赶快前进。”这句名言一直激励着伏尼契。她把她的第一部小说命名为《牛虻》，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取名为“牛虻”。

《牛虻》主要描写了十九世纪意大利爱国志士为了赶走奥地利人，为了祖国的统一和独立，为了使意大利成为一个没有国王、只有基督的自由共和国而进行的英勇不屈、不畏牺牲的斗争故事。

亚瑟(后化名为牛虻)曾经是虔诚的教徒，一次在对蒙泰尼里神甫忏悔时泄漏了革命的机密。由于蒙泰尼里告密，亚瑟和许多同志被捕入狱。正当亚瑟万分痛苦之时，他又得知他所敬仰的神甫蒙泰尼里不仅出卖了他，而且还是他的亲生父亲，而他只是个私生子。亚瑟终于清醒了过来，“我对你的信任犹如是对上帝的信任。上帝是由泥做成的，我用锤子一砸就砸个稀巴烂，而你却用谎言愚弄了我”，从此，亚瑟与家庭决裂，与教会决裂，流亡到国外，化名为牛虻，积极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活动之中。

一天，在佛罗伦萨法布里教授家里，为揭露教会的无耻虚伪，建立统一的意大利联邦，与会者达成一致意见，邀请牛虻参与对耶稣会派的斗争，借



助他辛辣的讽刺之笔无情鞭笞教会的虚伪和欺诈。牛虻欣然接受邀请，重返故土，同青年意大利党的志士仁人并肩作战。

马尔蒂尼受革命烈士乔万尼·波拉之托照顾其遗孀琼玛。她是牛虻心中无畏的圣女：完美无瑕，楚楚可人，而琼玛并不知此时的牛虻就是亚瑟。她一直生活在往事的阴影中：以为是自己杀害了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亚瑟。如今共同的革命目标、同志般的战斗友谊、共同的生活背景又让他们心系彼此。在牛虻旧伤复发、卧床不起期间，琼玛受托照顾左右，他们互诉往事，柔肠寸断。琼玛丧夫失子后的坚强与从容、她对亚瑟的挚爱与愧疚以及她的无畏冷静，使得牛虻道出了自己流亡后的真实生活状态……

牛虻的革命和反教会斗争此时也成了与其父亲之间的斗争。他的生父蒙泰尼里此时已是一名红衣大主教。牛虻背负着巨大的痛楚与仇恨，义无反顾地以笔代枪，一针见血地揭露教会的虚伪和腐败。作为教皇政府代表的蒙泰尼里，他玷污女教徒，道貌岸然。牛虻不仅猛烈地对他予以抨击，揭露蒙泰尼里的虚伪本质，还亲往亚平宁山区组织教民反对蒙泰尼里……

牛虻在革命斗争中不幸再次被捕，作为他的生父，蒙泰尼里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通过阻止设立军事法庭来拯救他的儿子，可是蒙泰尼里选择了他的宗教信仰，而不是他的儿子。越狱失败后，牛虻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处死刑。临刑前，他对教会的虚伪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神甫，你的上帝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他的伤口只是伪装的，他的痛苦只是一出闹剧！只有我才有权得到你的爱！神甫，你让我受尽了种种折磨，你想想我是怎么生活的！然而，我不会死！我忍受了这一切，耐心承受着这一切，因为我要回来与你的上帝战斗。我把这一目标当做我心灵的盾牌。”

面对敌人的枪口，牛虻视死如归，最后壮烈牺牲。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牛虻的战斗历程，是当年意大利人民战斗的历程；牛虻的意志和理想，是当年意大利人民的意志和理想。牛虻是当年意大利革命者的典型。”

牛虻，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孤傲、高贵、坚强、坦荡而又不失温柔体贴。后期他对蒙泰尼里的爱慕与敬重已降格为对生父的抨击与仇恨，同时掺杂着支离破碎、不可名状的亲情；他对琼玛同志般纯洁的友谊以及内心深处对

真爱的执著与向往,使牛虻的形象活生生地跃然纸上,极具揪心之力。作者在这一部分运用细腻的笔触,白描加对白的手法,丝丝入扣地刻画了牛虻、琼玛、蒙泰尼里、绮达等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读来让人牵肠挂肚,难以释怀!

在1999年文化部举办的“感动共和国的五十本书”全国群众性投票评选活动中,小说《牛虻》排在第二十五位。这足以说明《牛虻》在我国读者心目中的位置以及它在中国的影响。1956年,由前苏联拍摄的电影《牛虻》在中国上映后感动了千千万万中国青年。我们有理由相信牛虻的故事将再次引起我们心灵上的震撼!

作为此书的译者,我们愿意与各位读者一起再次感受牛虻的傲然正气、对理想的始终不渝和刻骨铭心的情感。为了追求真理,不懈奋斗!

朱 跃

2011年10月





*Niu . Meng*

---

第一部 / 001

第二部 / 067

第三部 / 177





第一  
部







## 第一章

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图书馆里，翻阅着一堆布道用的手稿。六月的夜晚，天气炎热，图书馆的窗户打开了，百叶窗半掩着，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神学院院长蒙泰尼里神甫停下手中的笔，慈祥地看了一眼正埋头于布道手稿中的亚瑟。

“亲爱的，查不到吗？没关系。这段内容我要重写，可能已经撕了，浪费你这么多时间了。”

蒙泰尼里的声音有些低沉，但浑厚、清纯、悦耳，给他的布道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他说话抑扬顿挫，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和亚瑟说话时，总带有一种呵护的口气。

“不，神甫，我一定要查到。我敢肯定你放在这了，你要是重写，想和原稿写得一样是不可能的。”

蒙泰尼里又继续做起手边的工作。窗外，一只金龟子昏昏欲睡，无精打采地发出嗡嗡的叫声。街上传来一位水果小贩“卖草莓、卖草莓”的吆喝声，声音悠长、凄凉。

“找到了，《论对麻风病人的治疗》。”亚瑟步履轻盈，从房间那边过来。家中有教养的亲戚总是讨厌他走路时那轻柔的步伐。

亚瑟身材瘦小，不像是三十年代一个出生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更像一幅十六世纪画像中的意大利人，修长的眉毛，灵巧的嘴唇，小手小脚，身上每个部位都太精致、太娇美。他要是静坐着，会被误认为是穿着男装的倩女。但是走路时，他那轻盈敏捷的步伐使人联想起一只已没有了利爪的驯豹。

“真的找到了吗？亚瑟，如果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呢？我总是丢三落四



的。现在，我不需要重写了。出去到花园里去，我帮你温习功课。你什么地方不懂呀？”

他们走进了修道院的花园，园子里一片静谧，绿树成荫。神学院就位于从前一所多米尼克派修道院的建筑里。两百年前，这四四方方的庭院虽然呆板，却很整齐。四周是笔直的黄杨树，黄杨树之间是成簇的修剪过的矮树丛，矮树丛中长着迷迭香和薰衣草。现在，那些曾经看护过它们的白袍修士都已去世，被人们遗忘了。在美好的仲夏之夜，这些药草仍然开着花，散发着幽香，可是再也没有人采摘这些花入药了。石板路的缝隙之间，野荷兰芹和耧斗菜十分茂盛。庭院中间的水井边也长满了羊齿叶和盘根错节的景天草。玫瑰花盛开着，枝叶蔓延过了院中的小径。硕大的红罌粟花在黄杨树间怒放。高高的毛地黄俯首于院中杂草之上。无人看管的老葡萄藤，也不曾结果；长满绿叶的藤条，从一棵被人遗忘的枸杞树枝上垂悬下来，不停地缓缓摇曳着，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

在庭院的一角矗立着一棵夏季开花的参天木兰树。浓密的枝叶犹如一座塔，枝叶上点缀着乳白色的花朵，挨着木兰树干放着一条做工粗糙的木凳。蒙泰尼里在凳子上坐下来。亚瑟在大学学哲学，看书时如果碰到了难点，就来求教于蒙泰尼里神甫。虽然他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但是在他眼里，蒙泰尼里就是一本百科全书。

弄明白了那章节后，亚瑟说道：“要是你没有别的事让我做，我就先走了。”

“我不想再工作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希望你能和我再待一会儿。”

“哦，那好呀！”他把身子依偎在树干上，透过灰暗的树枝，仰视着宁静的天空，初露的星星微微闪烁着星光。他眉毛浓浓的，一双深蓝色的、神奇梦幻般的眼睛，遗传于他出生在康沃尔郡的母亲。蒙泰尼里转过头去，避开了亚瑟那双眼睛。

“你看上去累了，亲爱的。”他说道。

“没有办法。”亚瑟的声音有些疲惫，蒙泰尼里立即觉察到了他的倦意。

“你不应该这样急着去学院上学。你整夜看护病人，不能睡觉，已经筋疲力尽。我当时应该坚持让你彻底地休息休息再离开里窝那。”

“不，神甫，休息有什么用呢？妈妈去世后，那座鬼房子我待不下去了。朱丽亚要把我逼疯了！”

朱丽亚是他异母长兄的妻子，是他痛苦的根源所在。

“我本不希望让你和你的亲戚住在一起，”蒙泰尼里温柔地回答道，“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对你来说肯定是最为不幸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你能接受你的朋友——那位英国医生——的邀请。如果你当时在他家住一个月的话，那么你会有更健康的身体来学习。”

“不，神甫，我真的不愿接受他的邀请！华伦一家人很好、很和蔼，但是他们不理解我，他们可怜我，这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他们设法安慰我，谈论有关母亲的事情。琼玛当然不会说这些，她知道什么话不该说，我们在孩提时代她就这样。但是，别人会说。还有……”

“还有什么，孩子？”

亚瑟从低垂的毛地黄枝条上摘下了几朵花，神情紧张地把它们在手心中捏碎。

他停顿了一会，继续说道：“那个城市，我受不了。”

“那里有我孩提时代她常给我买玩具的商店，那里有在她病重前我常扶她散步的沿河小道。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同样使我触景生情。街上每个卖花姑娘都会拿着一束束花向我走来，好像我现在还要买她们的花似的！那里还有教堂墓地，我要逃避的地方。一看到这墓地，我就伤心……”

他停了下来，坐在那，把毛地黄花捏成了碎片。沉默了很久后，亚瑟抬起头来，感到纳闷。为什么神甫一言不发？他们坐在木兰树下，天色渐黑，一切变得模糊不清，但是暮色中，还是能看清蒙泰尼里脸色惨白。他低着头，右手紧抓着凳子的边缘。亚瑟把目光移开，对蒙泰尼里既感到敬畏又感到困惑，好像无意之中闯进了圣地一般。

“天哪！”他想到，“与他相比，我是多么渺小、多么自私！如果我的不幸是他自己所遇到的不幸，他也不可能比现在这样更伤心了。”

蒙泰尼里抬起头，环视了一下四周。

“现在，我怎么也不会逼你回到那里去，”他说道，语气中充满了爱意，“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这个暑假你要好好休息。我觉得你应该远离里窝那，



好好休个假。我不能让你把身体拖垮了。”

“神甫，神学院放假时你去哪儿呢？”

“和往常一样，我把学生带进山里，负责把他们安顿下来。到八月中旬，神学院副院长休假回来，我就去爬阿尔卑斯山，换换环境。愿意和我一起去吗？我可以带你上山漫游。你喜欢研究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不过，你一个人和我在一起，或许会觉得没劲。”

“神甫！”亚瑟拍着手，他拍手的方式被朱丽亚称为“很有异国情调”，“和你一起去，我再乐意不过。只是……我不敢肯定……”亚瑟停了下来。

“你认为伯顿先生会不同意？”

“当然他不乐意，但是他不会干涉的。我已经十八岁了，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毕竟，他只是我的同父异母兄长，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他的！他对母亲一直不好。”

“但是如果他极力反对，我想你还是不要违背他的意愿。你在家中的处境会更为艰难，如果……”

“不会的！”亚瑟有些激动，打断了他的话，“他们总是恨我，以后也会。我做什么无所谓。再说，我是和你，我的忏悔神甫一道出去，詹姆斯怎么会极力反对呢？”

“别忘了，他是一个新教徒。你最好写封信给他，我们等他回信，看看他是怎么想的。孩子，你要有耐心。别人恨你也好，爱你也好，要紧的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

蒙泰尼里的责备非常委婉，亚瑟听后脸色未变。他叹了口气，回答说：“我知道，但是这太难了……”

蒙泰尼里突然话题一转，说道：“你星期二晚上没能来，我很遗憾。阿雷佐主教来了，我本想让你见见他。”

“我答应了一个学生到他的住所去开会。他们一直在等我。”

“开什么会？”

听到这句话，亚瑟有些尴尬。“它……它……不……不是一个例……例会。”亚瑟紧张得有些口吃，“一个学生从热那亚回来，他给我们作了个演说，是一……一个讲座之类的。”



“内容是什么呀？”

亚瑟犹豫了。“神甫，不要问他的名字，好吗？因为我答应……”

“我不会问你任何问题。如果你答应保密，当然你不应该告诉我，但是我想到现在这份上，你也该信任我了。”

“神甫，我当然相信你。他说了有关我……我们的事情，我们对人民的责任，还……还有我们对……对自己的责任，还有关……关于我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帮助……”

“帮助谁？”

“帮助农民……和……”

“和谁？”

“意大利。”

一阵久久的沉默。

“告诉我，亚瑟，”蒙泰尼里转过身来，严肃地对他说，“你考虑这些事情多长时间了？”

“从……从去年冬天开始。”

“在你母亲去世之前，她知道这事吗？”

“不……不知道。那时我还不关注这事。”

“现在，你——你喜欢这事？”

亚瑟又揪下一把毛地黄花。

“是这样的，神甫。”他开始说道，两眼看着地面，“你还记得吗？去年秋天，我在准备入学考试时，认识了许多学生。其中有些学生向我谈起了所……所有这些事情，借了些书给我看。但是，我并不关注这事。我总是想早点回家和母亲在一起。你知道，在那地牢一般的屋子里，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母亲很孤独。朱丽亚的那张嘴就足以置母亲于死地。后来，到了冬天，母亲病情加重，这些学生和书，我都忘了。后来，你知道，我根本不来比萨了。如果我考虑这事的话，我会对母亲说的，可这事早被抛诸脑后。后来，我发现母亲要离世了——你知道，在她临终前我几乎一直守着她。常常是，我晚上守夜，琼玛·华伦白天替我，让我睡一下。在这些漫长的黑夜里，我又想起了那些书，那些学生们所说的话。我感到茫然，不知他们的言行是否



正确,不知——上帝——对此有何旨意。”

“你问过上帝吗?”蒙泰尼里的声音有些颤抖。

“经常问,神甫。有时,我向上帝祈祷告诉我该做些什么,或者让我和我母亲一起死去,可是我却得不到任何回答。”

“可你从没有和我说过。亚瑟,希望你能信任我。”

“神甫,你知道我信任你!但是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我——在我看来,当时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即使是你和母亲也无能为力。我必须从上帝那里直接寻求答案。你知道,这是关系到我一生和整个灵魂的事。”

蒙泰尼里把脸转向一边,凝视着阴森的木兰树。昏暗的暮色中只能看到他的阴影,犹如隐藏在黑暗树枝中的黑色幽灵。

“后来呢?”他慢声问道。

“后来……她就去世了。你知道,最后三夜,我一直守着她,没有睡觉……”

他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会。蒙泰尼里一动也不动。

亚瑟的声音更为低落,他又继续说道:“安葬母亲的前两天,我什么东西都不能想。安葬母亲后,我就病了。你也记得,我连忏悔都不能来了。”

“是的,我还记得。”

“那天夜里我起床走进母亲的房间,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巨大的十字架还在卧室里。我当时想也许上帝会帮助我。我跪了下来,期待着,整整一夜。早晨,当我恢复理智时,神甫,这是没用的。我也解释不清。我不能告诉你当时我所看见的一切——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上帝回答了我,我不敢违背上帝的意志。”

他们坐在黑暗中,沉默了一会,然后蒙泰尼里转过身来,把手放在亚瑟的肩上。

“我的孩子,”他说道,“上帝不允许我说他没有和你的心灵进行交流。你要想想这事发生时你自己的处境,不要把由于悲痛或疾病引起的幻觉误认为是上帝庄严的感召。就算是上帝用死亡的阴影来回答了你,你也千万不要曲解了上帝的旨意。你心里究竟想做什么事呀?”



亚瑟站了起来，就像在回答宗教教义的问题一样，慢声回答道：

“把我的生命奉献给意大利，帮助意大利从奴役和贫困中解放出来，帮助意大利赶走奥地利人，使意大利成为一个没有国王、只有基督的自由共和国。”

“亚瑟，你考虑一下你都说了些什么！你连意大利人都不是。”

“这没什么，我就是我，我已明白了此事，要为此事献身。”

又是一阵沉默。

“你刚才说到上帝对此事有何旨意……”蒙泰尼里慢慢说道，但是亚瑟打断了他的话：

“上帝说：‘为我献身的人将得到重生。’”

蒙泰尼里把他的一只臂膀靠在树枝上，用一只手遮住了自己的双眼。

“坐一会，我的孩子。”他终于开口说道。

亚瑟坐了下来，神甫紧紧地握住亚瑟的双手，说道：

“今晚，我不和你争论，这事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我还没有考虑过，我需要时间仔细考虑考虑。以后，我们肯定会再详谈。但是，现在，我希望你能记住一件事：如果你因此事惹祸上身，如果你——你死了，我心就碎了。”

“神甫……”

“不，让我把要说的话说完。我曾经和你说过在这个世界里你是我的唯一，我想你还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人太年轻了是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我要是你这个年龄也不会理解。亚瑟，对我来说，你就像我的——像我的——儿子。你明白吗？你是我眼中的光明、心中的希望。我就是死也不能让你走错一步，毁了自己的一生。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不会叫你向我作出什么承诺，我只要你记住这一点：要小心谨慎。在采取无法挽回的行动之前，要认真考虑考虑，即使不是为了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也要为我想想。”

“我会考虑的。神甫，为我、为意大利祈祷吧。”

他默默地跪了下来，低着头，蒙泰尼里默默地把手放在了亚瑟的头上。过了一会，亚瑟站了起来，亲了亲蒙泰尼里的手，然后步伐轻盈地穿过沾满露水的草坪，离开了蒙泰尼里。蒙泰尼里孤独地坐在木兰树下，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前方一片黑暗。





“这是上帝的报应，”他想道，“就像上帝对大卫的惩罚一样。我玷污了他的圣地，用肮脏的双手亵渎了上帝的圣体——他一直耐心地对待我，可是现在，惩罚终于来了。‘虽然你暗中行此事，可我却要当所有以色列人的面，在光天化日下惩罚你：你所生之子必死无疑。’”